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余文敏公文集

頌

余有丁

海塘成功頌　海塘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齧海鹽隄、隄大壞、亘二十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能商工用、

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梟郡邑丞諸吏按海
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里便宜凋無大害者公曰
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費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
猶不堅而與海爭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駭浪攻齧郡
邑費隄非不倍於海一簣不覆寸葦莫支費將立甃
謝不隄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治公晝夜領領庀材
命工凡三越歲發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倍
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庳下海所從來者高
水涌悍易以行庳地仰有隄恐難恃去石隄尋丈當

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羨溢塡淤反壞當釃內河股引取之水猥盛則放少稍自縈下至迫阨為內外塘堰則瀦內河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過小水得瀦陂障縈折以為汚澤然後鹵瀉可得煮海壖棄地民芟牧其中可得以漑為田益肥濱海之民得穀此一役也不獨驅水害所興利十倍矣公利社稷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越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是越守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予職史也宜有言予何知饗

其利者有爲德雖不敢不唯唯頌曰肇維吳越北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浜渤厥有陂隄以防滑汨萬曆之稘仲夏五月川后失職天吳猋發黃星夜駢褰我俺忽陽侯耆奮燋山嵩嵓滇瀰懸飛鴻溶相淒浮天無岸吐吞蕩瀉皓皓盱盱冬日可拍延道蕭弛盧殫爲澤盆走斥鹵田失阡陌莫辯牛馬郊垧蕩析下民嗷嗷岌矣朝夕天子曰咨疇茲與治爰簡羣工爰甄輿議僉曰徐公民之攸賢竭公無二身稱數器爰賜璽書敕使莅事曰其往哉予其汝試川流浮漉惟

僻之勛。公受命來。夙夜惕厲。徵將捌壯。鑿於海旁。率僑傍材。身履心計。指車載舟。乘樏蹈橇。坤之祟之。必增其溢。浚之滌之。必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慈茲哲謀。期無再復。欲固其表。當裹其腹。內土或疏。外詛焉築。譬諸溺危。不啻千觚。崩涇之溦。泰山之麓。中泊白洋。石橋横亘。有離長流。有湮故瀆。巧理乃宣。巧參以五。轉石度山。刊木僦土。闕者使通。闕者以補。蒸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騰雲奔。一瞬百堵。屹屹河勝。若堋若峨。外羅中堅。云何不怙。迄茲孟秋。有淮嘯浪。瀧

夙宴如怛。億上丕陟。匪伊則庸。曰惟神相。哉哉與人也。而撥杖鉞。告有赤舟。畏爾蕙海。若見靈旦。矣於鄉。匪公精歷易。貽則明眠。公蓋大儒。克舉輔德。所至極思。以匡邦國。有截新既。品庶阜蕃。英越底平。伊疇之九白軍無當。金既難塞。庶幾纖服。邇往靡忒。史臣作頌。代志溝洫。

策

兵制策問　并對　　編

問司馬法。所從來尚已。帝王之兵。有制而不亂。故

簡稽羣收，連其什伍，所以定制也。國家京師置三營，邊郡各隸甲士，重內馭外，復調外以衛內，鈎聯蟠曲，規摹遠矣。乃今日有可擬焉，在中都河南山東有班操者，在延綏寧夏有入衛者，在邊左右抽添者，在腹有招集者，或若番直，或疲遠戍，或羨卒廢遺，或無籍不足用。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歟。亦可採歟。今蠹食於廩司，死合於兵簿者，非不夥也。而中多缺伍，慮乏軍興。夫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可遂罷守，忘兵不講歟。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轅而司馬之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維弛備解玩替不懲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無兵之實矣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弛也請詳之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鳩天下重師宿屯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撤其鈎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絕以固徼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綴

屬如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逾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令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殳角刃也。而顧以畚鍤爲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令延綏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薊兵未練。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違行回遠。犇

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邊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傳者詰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存催鋒敝耗者過半而欲括其息夫旁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閼氏尚與之國粥矣而恐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徤之類無賴子未知尺籍伍符斯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率權爲奸卽欲誅徼無不嘯聚發據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遡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隙

劒之毀折舉由於壘。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邦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隙壘害大于墻劒。可不畏歟。　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已。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杼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興。即故直有所逋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彫瘵既甚。寧夏屯牧

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蹐于道。至者羸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為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為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罷。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益羨卒既捜。則糗糧旨畜。嚋為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遴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遮逊之禁。重督邏司候徼。支樂

以譏闌出逆海及以賄脫伍者，庶幾行伍實而丁可無缺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于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士，若召上著，高雷惠潮類多驕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讎，人與人相讎，即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刻削而貪者，張疑竊胃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枹焉，而又嚴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

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
以全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
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
斮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
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爲用
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
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撒。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
招厖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
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

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孫。嬰之者斷。兌則若鋣鋙。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綏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置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于私門。在官者或刻于衛尉。貧不能操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韜槊鞬。弛擔而赴營陣。一

茇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冒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蓺之警。堅壺檦之守。嚴營衛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冑之倖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决乘以別惰鋭。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場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即畿以外。各郡國番上兵不亟援

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乏食也，又奚患焉，

款虜策問 并對款虜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曷嘗不以虜為言，乃所言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人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微獨異代，即嘉靖季年以施之於今，且有齟齬，虜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牧馬，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黃酋計且請封，何以待之，或

者過慮、尚有隱患、謂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晉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强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絶漠、神爵五鳳間、乃不煩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爲寇、或乃憂降羌、請置都護、或又謂宜蕩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疎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事相方、假令不勦陳言、不襲故訃、能爲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今天下仰賴　天子神聖戎羌印所莫不変骨受事屈膝稱臣甌脫障徼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韻羽檄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于長城既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請嗣凜凜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夫欵市以來封疆之臣諱利文學之臣諱害諱利者曰羈也弓矢今也吞鍾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欵市能乎利一偃

兵休卒。少壯壯老。各有攸處。德用不侵。利二。遐以內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鹿。耕者如雲。聚砂磧而桑穀。若內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逕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栗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為戎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膏。害二。藉口和款。縱橫出入不為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則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

是綵之而已，敵與數戰之害，虜求無狀，是飾之而已，敵與徼調之費之害，出入不爲限，是禁之而已，敵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三心於虜，虜耤其嚮道，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也。百相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遼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一土蠻。又非土蠻能自作孽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還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熾矣。

胥患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戎心。從而歸我。遂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與日大酋驅西番。胥聽詛約。自我張疑稱款。而豊州所遺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兔貪松山水草。套虜超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翕侯信又日夜敎匈奴所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衞

霍為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氐，自是遠徙幕北，稍稍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盛，不烈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龐言，涼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去，蠻夷寇亂，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眾得為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

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之欲羌為我用亦使不得沒於蠻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土蠻引東虜且為西國為南羌板升扒沙為中行趙信丙兎超忽等為蠻寇我屬番且為涼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服也合者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愚請得臆

條列悃切文体雖拘而不墮宂蕪

策之三衛誠當則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況狡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警焉猶稱外戶或

有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窺逼處此。以自撤其藩籬也。至其鼠竊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土蠻負其衆。邀求貢市。每弄兵要挾。而速把亥王杲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蹛林者。悉兵剿之。毋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兩兎超忽。既西利水州。又貪羌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徙松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宜驚

利而西甘肅益不支矣當酌議撫虜亟修戰備揚兵躡討張疑設間復曉示番種使招致西行掠番之虜盡歸其毳帳毋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携也板升扒沙寧無父母室家之願而從夷而夷久無反心第曰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固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朘削之以徵歛令人人囂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散逆黨譬之持拳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徠者也執事又以黃酋請封而求待之之說夫九塞諸

虜順義為雄。自宣雲抵甘涼。穹廬萬里。東足以攝畏土速。西足以號召俺把。今幸丑物故。而不以此時大分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第令儼然而王。必且并諸部役屬。蓋為一家。是虜勢本離。而我合之使强也。今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業生。自顧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服叛

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為也。又奚患哉。

記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寧波海道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夷船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起、明州且亟為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州綰轂其口、又為東南門戶、稱要地焉。國朝設憲臣一人專行海、曰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臨賑之、有警則署所部相葆就。一歲中、率不得再三

至巳而怙嬉日久海防稍稍疏濶而貪賈奸出物者腰亘鏹習貤結語狎倭夷爲肺腑因發道以弋厚息蹦乃宫于近島誘使所在剽略而夷卒腐玊以猾擞外浸蝕内地爲患毋巳時東南長吏事倭日殷然各以疆埸一彼一此夷乘颶駕濤瞬息馳千里道而亭障阻積不能爲卒由是守臣上言明州去武林延袤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遥制之即有聲我兵如雷風安能四百里趣利故雖擻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請命憲臣移節鎮明州便制曰可於是明州始設憲

略云。當是時。寇多者千餘。少者數十輩。遠者歷數郡國。近者止一二郡而去。十年民禍極矣。肅皇帝赫然震怒。推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將四五人乘埤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領。上承開府意旨。督諸將授方略。下則役屬牧尉守丞。凡鎮有衛。衛有所。所之隘。有巡候。津陸塹谷。有關有隘。烽有堠。船有寨。怠弗虔者。得以法糾治之。于紀律之不可干。凡倚餉阜財。簡徒蒐乘。繕舟除器。比什伍籍。毋間有把弗治。民失職者。得討其實而捍衛之。于封守之不

國家之制度未嘗不密而每患疎於得其人也

可弛。凡邊鄙有警。無論海内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寘於理。得悉賦而龕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稍。彼固所爲絶綱之臣。以備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任細大具總挈戴隆原。非可易而舉者矣。葢自漢以來。歷數十代。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曰節度。曰觀察。曰鎮遏。宋置鎮國軍。易爲制置。爲沿海制置大使。勝國爲萬戶。爲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統軍吏。奉征伐。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于防海。是不

爲非常所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高節不詘、孳孳特以桑土爲念、卽前所語難任者、公蓋克辦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說于余、時海警叵測、而越南海境地爲最重。余故論著本末急所先者。備載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倉察院記　巡倉公署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幸奉上任使、令得察倉廩事、所

領天下郡國計至繁。頗獨無官寺。發戒令。使從吏。僦民間居。與所涖相閡。簡書無所庋貯。人得伺隙。因緣爲奸。臣請治之。臣仰體上意。毋敢別賦更徑。即上所擢省河南領備濟使分部京師者所廢寺。俾臣。庶上不費縣官。下令臣得聽治其所便。上報可。御史乃更發贖鍰在部者。爲庀材鳩工。戒版築。損舊十之一。益舊十之九。中爲堂。後疏戶以居。又其後爲憩所。左右爲房二間。簿掾吏居之。其外爲門。旁爲楹。十有一。以僦居民。其直以需吏役。凡爲屋以楹計若干。爲工以

戶計若干。率始六月。望日越五十日告成。以告余子某曰。今國家之計。其莫重漕粟哉。漕轉東南粟以給中都軍。又轉粟于邊以給食。當食者四陲重鎮帶甲百萬。番休班直。操守之卒。五校七萃。不可勝計。莫不仰給于漕。凡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十三。文督一。武督二。牽輓數千百里。行者齎。居者送。致四百萬石以達于都。令甲有日。要有月。成有歲。會也。會上之郡。郡會上之省。省會上之部。以入于太倉。倉以禁門名者四。新舊二。以南北西名新者三。

餘爲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平太興左衛六衛十一。胥共事者。大農一。分理於下。曹屬郎官七　天子以爲漕事重。倉庾之需至鉅且劇。世降網疏。吏民或抗弊而巧法。則特簡一　御史持節往。凡庾廩敗盜之飭壞振毀。綜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逋慢羸縮多寡。得角斠之。凡漕土漕卒。海漕河漕之勤呰臧否職不職。得譏察而殫歷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立斷。其直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無按治之所覩發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役也。烏可已也。抑

又聞之粟之入也於吳通渠於江於楚引河東下與淮泗合通于齊于齊則通菑濟之間道回遠漕卒重繭歲月率十餘鍾致一石故法嚴則殘民弛則粟不得入病國職是者艱哉茲夏漕舟麕至瀑滯數十里外相望不得前御史曰以炎天累月滯咫尺之地獨柰何萬工諸傭爲則別倩舟傭以達東南歲僥粟不中程輳輓或不滿額御史爲從便宜稍寬之莫不方輸爭上毋何全漕報竣度六月而罷即所輸內府者售多華椎取民多御史悉力調停一時稱省費十餘

爲云。御史風采懔懔。立朝按部有才名。茲既舉漕職。復以其餘蒐擴闕遺。修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節。得并論著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何剛慤人　參閱

許文穆公集

議

論京營兵制議　許國

古之王者，身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而歸命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

下之令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故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壽威而握天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 高皇帝提劍滁陽芟刈群雄擊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益以此屬取之即以此屬守之當是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趯趯不待征發調募于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文皇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机營三

于神机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海內承平
武備設而不用、營兵浸隳、正統以來、稍稍因事補敝、
于是始抽三營之精鋭、團爲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
成化初、定爲十二團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
隷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
敝、敝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舊、此
其爲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
所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
古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

軍、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戍、周制然也。顧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踵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始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其明效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降、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爲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寓兵于農之遺意、蓋周之農即兵也、漢之兵離乎農

議者皆稱府兵之制獨徐文定以爲不然其言大有特趣

而未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力農也、故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以唐縣官之備唐制然也若宋則既歛郡國之精銳以隸京師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既不得為農而農又病于給兵徒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此其內未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然也今之團營固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也以調征則無異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變者愚請言之周漢之沿革遠矣不具論論其

此論明切

近者唐府兵始非不善也周寓于農而不知有兵唐調于民而卒歸于農漢亦以調而宋則以募獨我朝世卒世世卒有定數而募無常數然則以籍為軍至以相識欲軍之強制胡可得也吾嘗論周以來兵制莫善于唐府兵蓋漢有外兵無內兵即京師南北軍皆郡國所番上而已宋有內兵無外兵即諸州府兵皆部送之餘而已惟唐制天下兵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既得臂指權使之勢而又不失其輕重之宜今衛所之兵星羅棊布于天下而獨以三營

握其威重于中，葢控弦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于制，而在于人，當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亡匿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廢，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狥目前之便，而棄經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團營之名，雖分于十二，而實統于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團營者，乃所以肆夫三營者也，而實未敢改其舊也，

何者府兵調于民而營兵定于軍調于民者二十而役六十而免故其兵不待簡而精定于軍者且世相繼焉故其老弱者半此其勢不得簡于是拙精銳于十二以團操而退老家于三營以供役且分領而迭投之則其技易精而力不勞意至善也故曰十二團營者所以畢夫三營而非改其舊也然而今之京營卒不能復、　國初之舊者何也吾以爲統御之非人虛名而鮮實也夫三營兵額在　文皇帝無慮數十萬至正統巳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

亦寡矣。于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纔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揀之不滿三萬。今按籍散撥，一呼而集者，其數固不減于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逸其半矣。假令有急而揀用之，即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具否也。夫既簡于團營，業已別于老家矣。然又不免于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為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為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于自奮。今團營之兵，朘削于將領，占役于勢豪，徒其尺籍之名，而無技祿之實，遂使今之

列于團營者，亦無以異于老家，則又何以團營爲也
祖宗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後世又抽京師之精兵，歸之團營，而團營若此，設有奸宄，且生其心，此非所以强幹弱枝，銷禍亂，制夷狄之術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總戎務者其圖焉、

條上弭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令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詰奸禁暴，周官載焉，

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子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之擾即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並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即民皆爲盜御得其道即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起川廣吳越狐鼠橫行羽書頻至督

在有司不能體 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延蔓以壓 宵旰此漸不可長者龔遂虞詡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群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冐開四事惟 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為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粤其初本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葢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棄為此何故哉意豈有廹之者乎人情廹于不

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寃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宴然無事一夫不逞且蔴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遊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敝敝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令富者莫能保其貲豪猾而有力者爲之淵藪譬諸緼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

已起城池之内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慎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勘讞、與民休息、仍先自
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率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制、令盜有犯鄉邑者、鄉邑之兵、調募策應、不出其境、是有司之守也。無庸論已。然又有介數郡者、其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兵憲。然又有介數

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諸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𢬵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御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叅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顧一隅專刑者或不量捍應之勢而兼跨數

道此所謂竔也且用兵机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令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假便宜進應援旨雖無）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得先檄旁省兵（奇而兵要在此）而後白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何及聲勢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矣然卒虛文鮮

實。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之其效罕睹焉。令誠宜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柵塹戶籍壯丁丁備衣糧器械時自按閱而有司督之。凡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遊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擊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

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匿奸。匿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卽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鄰鼓則援、四起環衛。寇安所逃。脫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効。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敝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速、坐其病民也。

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行矣是以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今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卒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道乃又有迫脅而從之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令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 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

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酋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金于廡懸爵于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黨既散其勢自孤此背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誠以結其心愼諜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令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尚何憂寇盜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唐允諧尹季參閱

王文端公文集

王家屏

揭一

題延綏塘報揭　延綏塘報

文端公在閣者謙亮之解參揭論邊事惟此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韃虜明安土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犯榆林保

寧響水波羅等堡本官約同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擊斬獲首級四百五十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口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等不勝欣慶竊念延綏地係衝邊逼隣强虜數年以來莊禿賴明愛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間無處不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今當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武布昭 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勵將士齊心以克有此奇捷不但本鎮數年來所未見亦各邊欵貢而

後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為破膽而可消其狂逞之謀即扯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順之志封疆幸甚　社稷幸甚臣等不勝懽忭之至謹并塘報封　進以聞

書

答王龍池方伯 論國本 寧鎮

不肖積誠無素妄意回天致咈聖心譴訶橫逮僨轅之犢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闥幾空此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懟上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因原士馬可敵

文端於此事獨為激直

不肯出京時即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承制行事勿從中授自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略如此則渠兇可計日擒矣及聞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它兵竄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從述石畫告之哉可歎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彫敝已極賴其節省拊綏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豎事及矣）大抵銳意事功者戒於張急詳繳條教者患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

規之也

答鄭範溪再論番虜 甘陝 番虜

論番虜相制之勢深得情實

甘陝失策全在委番啗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削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者應募而樂就也即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內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畫分行招撫衮鉞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西事不足平矣顒仰顒仰

答鄭範溪論火酋　火酋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勵勤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羌虜易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吸吸之由但謂扯酋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卜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酋徘徊西塞即不佞輩亦深以為憂然恃臺下在

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求諭所非形不能

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爲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抵對邊事雖于賞釋劄議耳

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羌出境、郎

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屈指可

待、得此酋東還、虜情既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

可緩帶而圖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

桼雄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略視之、不

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并容之也、蓋羣經撫俱論

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

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著。彼所謂絕欵貢，即我所謂分順逆，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著，而彼欲以末著爲首著，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爲我用，而我大；若見謂異同，我是彼非，相持互敵，而我反小矣。語云：德有容乃大，事有忍乃克有濟。此不佞一得之愚，冀惟裁察。凡軍中謀議，有取舍而無示異同可也。至祝至祝。

上張淵東老師　閣中評駁

入京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重煩慈注，申布教言，至

植本自我一語尤其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見前人為副相以權不在巳自諉則推事而袖手旁觀以權不在巳忌人則攬事而壯頑相競斯二者並有人我之心其為得失之念一也其自昔年在閣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其未嘗著一成心猶一偏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一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

只正論

自是不相不若推諉作為者耳

文備于出

處之際獨為耿介而于政府亦無相親之迹此書得其實也

競焉今其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氷炭於胷中昔人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遠念云嗣有便音更祈督訓是望

答李近臺撫臺論鑄錢　鑄錢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遣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於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反操柄上反聽之。而說者猥云宜從民便。夫錢民之資也。衣食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為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即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為

制錢之不行以可用之于私不可用之于公也此論甚確

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者。倘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豈有錢不可强而行。獨可强而鑄哉鑄則必行。不行則不必鑄此兩言者甚易決耳。生愚無識、獨服大疏所議爲是、仰贊之於大司空也、

答部文川論屯田　屯田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廪廪爲

屯田之難一則在于清理

國守財[則在于資其用]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以興事。艮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次第修舉。即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功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答部文川督府　互市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方挾其重以要我。我怵于其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

勢而益昻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卜酋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來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貢市叙撫子淺事有何損益而邊臣欲爭之以塞在內者之口耳此置不較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邀要挾之云期先後不較亦制虜之權也謀為就講之說也卜酋既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拒之之法招之耳且莊酋詔罰又已有端套虜聯翩而下功何偉也顒佇顒佇

答陳蓋齋漕臺 疏導黃河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桄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　祖陵之王氣妨清河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卿士夫懼改州治憚於遷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隅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示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周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內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止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

二語不可易

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支離。而與　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息。如來諭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於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隳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

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

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擾耳、如何如何、

答石東泉司馬 處置西虜

某忝侍末行、向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被譴

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憂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

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虞不除、

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僨事之人也、乃欵貢之議、不

肯與聞始事、史齒既執、宣薊之間、可得安枕、陵寢

亦不驚、兩年市賞、妥宜催復、況西夏方有松套諸虜

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鄙、轉聞於　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欵虜之心。且可爲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於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若雲谷之間。賴肅那二公。振作經營。儘勞心力。廟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論西夏叛事頗爲詳審）叛卒。當始發時。能作匿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延觀望。縱火待梟。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虜入犯。而後請命　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

晚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兇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民。難復顧惜。螫腕斷臂。豈應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壘未易攻破。而禁妄殺。正易制令也。嗟乎寧鎭之宗藩士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略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脅。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挽。經時歷月。無能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愧蕭如薰。死愧梁琦矣。彼哱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

睢䍧戾無行之人。而以才賢薦起。使入于不善之黨。厲階禍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樁盤而有餘。賢者奔走馳驚。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咨稿内　旨意惟將史爾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著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誹正由倉皇梟斬致遺餘孽所以有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諭虜王。約束諸部。毋得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套諸虜。利賄助逆

（趙全初獲。高文襄亦欲械其死。以圖僥而參朝議所持竟不得行其失策也）

須得虜王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利也、惟翁留意、其罪廢不宜言軍國事、恃愛漫及、幸祕之、

答張弘軒撫臺論屯田　屯

田兵事偶爾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謂其可行也、承敎議復輜重舊營、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為計更善、顧生竊疑之、本議墾田。為與水利也、本募南農。為訓北農也、乃今募兵為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尚憚習。墾田之利、尚未可必興。而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

慮。況於籍兵歸伍。彼已爲兵。誰復訓農。若曰派以田畝。科其子粒。則此乃屯田也。非水田也。水田之典。不論軍屯民地。成熟開荒。凡可通河渠。作溝洫者。皆得墾治。若屯田則止撥軍人領種而已。民田成熟者。誰肯與之並耕而食乎。若是則千六百人墾田有限。安在興水利也。墾田有限。則收穫亦有限。公帑何時可償也。幸臺下更策之。雖業有成議。慮始不得不詳耳。狂瞽之言。惟高明裁教。

蘇子常有此論

水田在民故事可常屯田在官故事不可常

答賈西池撫臺　屯田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益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如貴鎮設法總查頃畝細查荒熟熟地有餘則通融攤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屯政安有不舉者乎推此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數悉爲清查鹽糧工程之議曲爲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事事皆虛文清查屯田爲大

語皆切實

答蕭岳峯督府　屯鹽

今海内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恃以撫恤軍民者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久隳鹽引積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源力圖興復而姦商貪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攘臂邊城占田既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無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今將吏鑽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敢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敢大彰其跡今乃公具姓名盛行賄賂内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閣部為

之致書督府爲之咨薦尅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抵之深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臺下公忠正直知于此輩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不意適契台指也承諭謹復不盡

答蹇理菴撫臺 遼鎮 初任

邊計重大將士衆苦必須錢糧稍有羸餘乃堪調度

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敕遼鎮，裁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所見

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錙一粒之利，裁削于匙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甚迂遠 薊鎮 陵京重地，恐又不可以搜剔他鎮者而槩操之也。惟台臺主持至祝。

答蹇理菴論水利屯田 水利屯田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即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

尚寶君

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以為可成者數年矣

即治田明作務本實政旨

一旦受事不患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强也何圖尚寶未出而

此一案

豐玉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玉閒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眞定。談治河決

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

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

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

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玉

（勸農首當責之郡邑以他官領其稼可也不必更親有司之事徒勞無益）

不募治田之兵。貞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

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

但以勸相勤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

行之數年。當令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

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

矣。事已至此，無可為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既無所償，嚮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歷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背向已失之遽招，今不可驅之遽散，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借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答維涇撫臺

劉扇

今九州貢篚載道而來疲人損費者其不能悉數而蜀扇共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者亦無幾削竹敷紙裹劉外規陳而運之輕颸頻發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卽出於蜀者爲佳多不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充然而有餘何至殊形異製什佰其名累簏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使官爲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爲之民妨其業矣不知其式樣之定數日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爲額貢歲歲爲蜀累也第令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

不覩此扎不知蜀扇之爲蜀人害也乃知玩好之物當一一裁省耳

爲繇。道路阻修。業苦遠致。而況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蠲。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 上用詘之。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貲。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自 兩宮六御而下。即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耶。而內歲歲有製。外歲歲有供。不見其積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閹宦。則不啻十散其九矣。是耗官帑。糜工費。勞

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　上用。盡以供閹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爲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夙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上之數、不勝咨咨太息、退而拜私貺之辱、益復驚訝、以爲過多、及詢之二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況爭議于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

豈不難哉。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答梅鶴洲督府 火酋

承示火酋桀驁狀。以捏工川之豐廣。駐牧有資。加歸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狡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恃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酋之志。必不能逞。旦夕且自困。有拔帳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慮一火酋。慮火酋連結套虜。整衆偪我。倘順義爲聲（觀此益知市勞招番之利）援而脇下諸番爲羽翼也。以今策之。相與台吉。與之〻不相能。此內郤也。順義必不肯棄市賞之利而爲

之助。番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降。此外携也。我因撫其携以携其部。俾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會之必不能逞也。雖然古人檝怒蜣蠆蟻穴亦安可不預爲備乎。則大疏築堡增兵備餉之議是已。

答顧冲菴撫臺　撫邊

臺下之民。無所託以爲生。則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故古人議備邊。必先募民以實之議募民。必有所以安頓生養經常可久之法。然後民樂其處而無轉徙

之心也。邊外乏邊圉之限，內無墩堡之固，每當賊入，輒便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是民之衣糧資畜，不待被虜而奔走轉搬，失亡耗費，可立盡也。況暇治南畝之業乎。邊所以蒼莽荒蕪，人煙寥落，正坐此耳。門下討安重鎮，恤收保之艱，則築室儲糧，積薪浚井，飭扞禦之備，則督鑄火器，倣造飛車，乃復周閱川原，規溝洫之廣深，相阡陌之條貫，將以盡汙萊爲井牧，冀馬鹵爲金湯，限胡馬之驅馳，便農人之耕作，此誠撫邊之長策，經國之遠猷也。幸門下毅然圖之，某邊人

（清野收堡誰能保）

（肯予我亦有勞費但公作細之爲司馬之上計）

（可以知之也）

也夙夜籌度疆事以興屯田爲第一義敢贊於下執事庶幾觀厥成焉

答顧冲菴論東事　東征

東征之役始謀已疎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稔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不能不更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葢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用經畧任者虜闖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悔督府公方自劾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帥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蓟遼督

言東事甚悉

撫國在就近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為之（帥國不如就近措餉爲便吉亦皆然）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遥為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為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悑悑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為圯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騷

勳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鐵以鑄火砲，鍛蒺藜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糒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佞郎伏在山間。震耳怵心，寔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邇繹驛，公私靡敝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塡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

狄夷之半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為解擔釋負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衂之餘為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 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耳今第鎮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況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釁隙可乘關捩可制無徒效前人儌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為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為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

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今樂浪并可取）恥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王而爲（而我朝來昔出一旅之援使山陰當因不知何）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如發憤耳）前人所爲非不佞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託肝膽之交故輒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祕之

答王對滄撫臺 開屯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二語說此中情事）以爲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當（卷有爲乎古有人一推上懂荒田者田者爲而田）

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主人執告者給然亦不能有非其田而賠此開荒者所以少也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求為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即才有司而急

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糧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俟視其籍惟有切齒而恨且歎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虎文耳臺

下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虚文冒賞也即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欽服

答蔡龍暘年丈　田州舊土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

疆土不可以廣斥平之明甚而況叛目占據竊料瀘

炎地收流設土皆強者勿

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

名者所爲爽使來撲不知安視王陽明處思田事

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聚可辦得不償失利不

可見

淵害誠在可已而況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兵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權利害較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狥小利拘成議封疆幸甚

答趙見守中丞　用人

當撫避左時，適値封倭之議，殘棊敗著，局已大輸，姑且尋劫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掝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衮鉞旣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擴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勑伐之事，且回面佐款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淸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

佗術平妳那

於否鬲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擴萬分之一，亦復容容

他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是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節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輙至三四人或六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卨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鬮射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

論推點事甚得大體

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愼簡以推。推則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被譴。後者復然。上即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進而不下也。可

勝歎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疏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答魏見泉論東事　東事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却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於中華、禍既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未定、在閫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　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豈可諱者、名爲救

援朝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督之修城督往昔朝鮮蓋有此失故朝鮮人雖復國而不以我爲德也之建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陵轢之害不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實驅以降倭反咎其降以自怨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聯以慈和朝鮮君臣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籬之外而距之於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此今日所當須知之策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薊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肩背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

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擣倭巢。釜山之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也。專設督帥於天津登萊也。豈乎遠水近渴。無謂調之未遽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輸輓可無慮哉。臨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矣。官多

則權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即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斃之術也力疾草草

論魏見泉論禮恒嶽　恒岳祀典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

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

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史朝至甘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為嶽祀之復非臺下心乎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曾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子谷老為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為非急務也狃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修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自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為然否

北水

大典何謂非急務

答潘六泉論開採　開採

不佞戇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國家事猥承大教仰見忠藎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萬立盡此一耗也（今人皆知開採之害不知所繇開採猶一國家有此虛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方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即此二役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

養節縮補羸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巖震疊。地脈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窀掘煎煉。工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錙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靡。何啻洩之以尾閭而收之於涓滴也。民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罪不容死。由今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嗸嗸。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啓聖。庶幾改圖。乃修省無聞。迷謬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閒其無

人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夥日惟貢獻是督籍沒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禍延商賈而大臣持祿不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宮殿之灰燼爲倖門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徼榮則　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